



中學叢書

中學翻譯



中 學 生 叢 書

高爾基等著
張廷錚譯

中 學 生 翻 譯

上海中學生書局出版

中學生翻譯目次

小說……………十二篇……………一——一三六

他來了嗎？……………保加利亞伐佐夫

她的愛人……………俄羅斯高爾基

神祕的人生……………英吉利羅斯金

黃金似的兒時（？）……………蘇聯賽甫琳娜

一杯茶……………瑞典蘇德保格

戰爭的冬天……………羅馬利亞女皇瑪麗

比大人聰明的小姑娘……………俄羅斯托爾斯泰

生命的火焰……………捷克斯拉夫開配克兄弟

頑皮的孩子.....	俄羅斯柴霍甫
觀劇以後.....	俄羅斯柴霍甫
一個紳士的朋友.....	俄羅斯柴霍甫
哈森的事業.....	意大利科雷

詩歌

.....十篇.....一三七——一八六

磨坊女兒曲.....	英國丁尼生
安娜白李.....	美國亞倫坡
春.....	美國弗里琪
我怕吻妳呵！可愛的少女.....	英國雪萊
十一月的夜.....	美國克萊普水
在十字街頭.....	美國何菲

牠 來 了 嗎

保加利亞
依凡伐佐夫著

(一) 伊凡伐佐夫 (Ivan Vazov) 是一個抒情詩人，偉大的散文和小說作家，保加利亞人。

(二) 一八五〇年生於故鄉巴爾幹半島南部的小城市索帕脫 (Sojati)。一九二〇年死於都城莎菲亞。

(三) 由故鄉小學校出來，曾到 Darlovo 又到 Ploudir，繼在自由的羅馬尼亞居住（這時他的祖國在土耳其政府的威壓底下）一八七六年四月保加利亞大叛亂時，回國，革命失敗，又重返羅馬尼亞。保國獨立後，回國住在國都莎菲亞。

(四) 對於保國國民文學多有建樹，被稱為保加利亞的國民詩人；他的詩熱烈的蘊蓄着他對於不自由的祖國的悲感與希望。

(五) 他的歷史小說「羈轡之下」 (Under the yoke) 在保加利亞幾無人不可不讀，在國際間也是部知名的偉大作品。

(六) 他的傑作有羈轡之下，伊凡亞歷山大，(Ivan Alexander) 斯惠吐斯拉夫，脫脫爾 (Dustleslav Terter)。

(七) 他的歷史劇在保加利亞也開動一時，但在戲劇上並沒什麼大的貢獻罷了。

他來了嗎

那一個秋季，菲脫侖的濃霧是特別的多，天氣既潮濕而又寒冷，更加上瀟瀟的秋雨，連綿地下個不休，好似天全都溶成冰水了，洒染在村中的矮屋上。可是在這黯淡泥濘的街上，却充滿了市聲和騷動。骨嶙嶙地瘦馬，拖着轎車，和那牛兒拉着的貨車，都滿載了兵士的行裝。農人駕着他們的駢馬，趕着成羣的牛和家畜，充塞了街道。但是在這混亂的市聲中，走過了一隊新兵，有些穿着制服，有些穿着羊皮大衣，外罩着皮革，不過多數都是圍着一張襤褸的氈子，正當着雨衣似的披着。腰上纏着子彈帶，肩着步槍，帶着一束黃楊木和滿袋的乾糧。這些可愛的青年，都快要凍殭了，膝上滿沾了泥汗，臉上迎着無情的風雪，但是他們依然唱着歌兒。

在一家酒店門前，站了一堆官員、旅客和農夫，好奇地望着這些拖泥帶水

的英雄。

在村莊的空地上，集聚了好多婦人，姑娘和孩子們，都穿着襤褸的衣服，戰抖地，臉上凍得鐵青。他們正等着菲脫命的人們，就是那些從哈門雷出發，徒步開往莎飛亞，然後再搭車上前線的那些人。

「呵！這是喬治的兒子！祝你好呵！帝思未得哥！」

「我看見了他……那是雲吉兒走過去了。」

「那是梨特爾金！約翰！你的母親在這裏！」

花朵急亂地散發着，熱淚滴在許多人的頰上，話都哽哽咽咽地，半吞半吐的說不出來……於是這一小队人過去了，真的已經走過去了！

「媽媽！」一個紅着兩頰的女孩子叫着：「那是大哥哥！」

「新它英哥哥！」一個七歲的孩子掉過來叫着，他站在女孩子旁邊，並且用手兒指住那個兵士。

「我兒！我兒！」母親憂愁地悲泣着。一個魁偉而生着黑眼珠的英俊青年，暫時離開了隊伍，吻着他母親的手，吻着他妹妹和小弟弟的額，胸前插了朵一個女郎贈給他的花，另外在左耳上也插了一朵。於是仍然唱着歌兒，趕上了他的隊伍。

「再會了，我的孩子！祝你幸福！」母親這樣的喊。

「斯它英！」一個女郎叫着。

但是這個聲音被嘈雜的音波所淹沒了，斯它英隱入於兵士裏，很快的就在霧裏消失了！

母親仍然呆望着，但是不能夠看見什麼？

這年青的女郎，扯着圍裙角兒，掩着了面龐。

回到她家裏，斯它英母親打開了舊衣箱，翻開衫子，襯衣，在底下，找出一支大蠟燭來。她把它點在聖像面前，開始低聲的禱告……

就在那上下的時候，槍炮聲在德戈曼的附近響了！那正是一八八五年十一月四日。

那夜母親蒂茜娜作了個夢。

她看見一塊龐大無比的雲，兵士們從雲中走過，並且斯它英也走過去了。聖母呵！她看見的事，多麼離奇呵！雲亂了，天動了，地震了，像似在開戰。斯它英沒人雲裏，不能看見了，於是什麼都沒有了！於是蒂茜娜醒了！圍繞着她的，只是無邊的陰暗，一個黑漆漆的長夜。外面，風聲震天價的狂號，一場戰爭……上帝呵！耶穌呵！保佑他吧！聖母呵！可憐的斯它英呵……

一直到黎明時候，她都沒有睡着。

「彼得神父呵！雲是什麼意思呢！」她次早去詢問。

「雲嗎？蒂茜娜；雲有兩種：一種是降雨的雲，一種是化氣的雲。你夢見的是那種雲呢？」

她告訴他，昨夜的幻夢；彼得神父沈思起來。

他在詳夢書上，沒有看見過這種雲。但是當他看見那婦人愁容滿面的臉，他告訴她了！

「不要擔心，蒂茜娜，你的兒子很康健並且很快樂呢。這雲是一種信息，你就會接着斯它英的信了！」

母親的愁容才微展了。

六天以後，她兒子的朋友，一個志願兵帶了一封信給她。他是解塞爾維亞的俘虜回來的。信是斯它英寄的。她急忙的請主教讀給她聽。這就是信上的話

「我寫這封信告訴您，我現在還活着，並且很平安。而且我們已痛擊了塞爾維亞人了！保加利亞萬歲！我很好，雲吉兒，斯托洛夫也很好，我們的表兄弟帝米吹司都好。他們囑我搭個信給他們的母親。這些塞爾維亞

人的炮火雖說很凶猛，但是他怕我們的「希來司」！明天我們可以克服德戈曼的要隘。當我們回來的時候，我要帶些尼希的禮物給凱娜。我送給您一個佛郎用用。我將要告訴拉多苛怎樣的把槍殼做口笛吹呢，我問候您。

您底順從的兒子斯它英，多布里夫。

「請代向彼得神父問安。我原想送他一支塞爾維亞的步鎗，但是現在沒有。它可以射得很遠，不過塞爾維亞人都是不高明的射手。也請向絲桃英卡問好。」

這封信使蒂茜娜憂愁的心，感覺得異常的快樂。她拚命的快快跑到絲桃英卡雙親那裏，他們都很快樂。但是最高興的還是拉多苛。他的大哥哥，要教給他新的吹法了。

走到街上，蒂茜娜看見別的一羣俘虜，後面跟着一個保加利亞的兵士。呵

！也許那就是斯它英呢？她走近一看，並不是他。她想問問這兵士，知不知道他兒子的消息，但是她被這些俘虜所吸引住了，她第一次才看見這種事。

「我的上帝呵！」她喃喃地說。「這就是塞爾維亞人嗎？他們看起來都很可親呀！她們的母親，該怎樣的難以分捨呵！怎樣的難以分捨這遠離呵！等一等！孩子們！」

她急急地走進屋裏，出來的時候，帶了一瓶白蘭地酒，她叫塞爾維亞人等一等，他要給他們酒喝。這監護他們的保加利亞的兵士，含着微笑，停着了他們這小隊伍。

「多謝，多謝，」這些俘虜感激的說，他們的身上，因為飲了「來開」而溫暖了許多。

「也留一點給我喝嗎？祝你健康，母親！」保加利亞人叫着，快樂的乾飲了酒杯。

「這都是上帝自己的孩子！基督教徒，像我們一樣的……」母親蒂茜娜這樣的想，一直望着這小隊人遠遠地消失去！

和平條約簽字了。

聖誕節將近了，這些兵士都解散了。有些菲脫倫的青年都回來了！但是它英並不在內。的確他是連音信都沒有。母親蒂茜娜感着驚惶了，痛苦的思潮不住的襲上身來。

日子這樣的過去，他常常的在門口望着。不是有人敲門嗎？雲吉兒，斯托洛夫回來了，後面是丁可夫的兒子和兄弟斯他馬托夫。她向他們詢問，但是他們也不知道。他們說：「有一個時期，却都看見過斯它英，以後就沒有看見了。」

「媽媽！帝米吹司表哥回來了，」她的女兒凱娜叫着剛進房來的母親。她於是再出來看帝米吹司。

「早安！帝米吹司！斯它英留在那裏了呢？」

帝米吹司也不知道，「或者他揣度地安慰地回答『他們派他到了維丁』以外去了吧！他會從別的路回來吧！」

「聖母呵！我底兒子到底在那裏呢！」她喃喃地自語。

她到絲桃英卡那裏去，走到門前，她的心別別地跳起來。無疑地，絲桃英卡會告訴她，她聽見了斯它英的消息他告訴了他的愛人，他要回來過聖誕節。但是絲桃英卡沒有直直爽爽地回答，她只默然地，兩眼裏隱藏着淚珠兒。

全村活躍起來。這第一聯隊由前線歸來，經過這裏，恰好就要經過母親蒂蒨娜的門前。他們種了兩棵樹，兩棵樹的枝兒結着像個門。他們從山上帶來了許多清香的松樹枝，紮在樹的門上，更掛上了他們從伯來耳捷克帶來的匾額。寫着：「歡迎我們勇敢的戰士！」匾的四週佈滿了保加利亞的三色國旗。真像個莊嚴的凱旋門呵！

這些凱旋的戰士到了，走過去了！

「也許還在後頭吧，他一定不會在異鄉過聖誕節的。這裏仍然是零零落落，一個個地歸來。在夜前他總會歸來的，他知道這裏有個熱烈的心正在等他歸來。」可憐的母親，如此的想着。

「早上蒂茜娜就到教堂裏，她用斯它英寄回來的一個佛郎，完全買了蠟燭，在神殿的每個神像前，都點了燭，當她回來的時候，憂愁似乎減輕了些。

「今天是聖誕節了，所以他一定會歸來的……聖母呵！送他到我的身邊吧！我的惟一的心肝寶貝……耶穌呵！助我呀！」

她的女兒凱娜說！村裏又有別的青年人回來了。母親的臉色越發黯然了。

「接你的哥哥去，像別的女孩子一樣的接去，」她氣急地告訴凱娜。

「我也要，媽媽！」拉多苛說，於是這兩個孩子走上了雪鋪着的街上，離開了村莊，沿着馬路前進。母親在門口等着。

冰似的寒風，吹過了山巔同高原，溪谷與平地都積着了深雪，一個極陰鬱的蒼天。那羣羣的黑色鳥鴉，有的徘徊在馬路上，有的棲止在樹梢頭。這裏，那裏，在愛丁蘭的馬路上，黑色的痕跡，可以看出那上面有過成羣的人走過：那些是姑娘們，孩子們，和老婦人們。兵士們依然是不斷的歸來，有些是孤單的，有些是同伴的。凱娜同拉多奇穿過了第一羣人，二羣人，三羣人，於是走得很遠了。他們想早點接着斯它英。雖然雪花依舊是狂飛，幾幾乎眯著了他們的眼。但是他們能毫無思索地認清路途。可是他們從這條路爬上了山，路却馬上就看不清了！凱娜和拉多奇達到山頂了，風大到使他們不能前進。兩個滿身是雪的兵走過來，沒有一個是斯它英。

「還有別的兵士在你們後面嗎？」凱娜向他們問。

「我們沒有注意，小孩子，你等誰呢？」

「我們的哥哥！」於是這兩個人自走去了。